

华语世界深具影响力作家

亦舒

— 作品 —

26



印度墨

每个人都有伤痕，有些看得见，有些看不见。
一切已失去，不可以再追。



亦舒
— 作品 —
26

印度墨

CT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印度墨 / (加) 亦舒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2

ISBN 978-7-5404-8500-9

I. ①印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06020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© 本书简体字版经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 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·小说

YINDU MO

印度墨

作 者: [加] 亦舒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毛闽峰 赵 萌 李 娜

特约监制: 刘 霁 郑中莉

策划编辑: 李 颖 张丛丛 杨 祎 雷清清

文案编辑: 吕 晴

营销编辑: 贾竹婷 雷清清 刘 珣

封面设计: 张丽娜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75mm × 1120mm 1/32

字 数: 128 千字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500-9

定 价: 42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印度墨

目录

壹	_1
貳	_39
叁	_85
肆	_199
伍	_235

印度墨

壹

像人生路一样，见招拆招，
见一步走一步，不知走往何处。

陈裕进回到祖父母身边的唯一原因是学中文。

十岁到旧金山居住的他只谙粤语，也会一两句普通话，像“你好吗”“谢谢”“豆沙汤圆真好吃”……

那怎么够应用？趁暑假，母亲对他说：“回去学四个月中文，回来时要会写会读。”

二十一岁的裕进已经约了朋友去大峡谷观光，一听，皱上眉头。

“妈妈，钻研中文是一辈子的学问，不急在一时。”

陈太太似笑非笑，精明的双目看到裕进心里去：“知子莫若母，你休想瞒我，爷爷在等你，不由你不去。”

裕进把手臂搭在母亲肩上：“待我去完品塔贡尼亚

冰川^[1]再说。”

“冰川你的头。”

“今年夏季欧洲有日全食，我不去亚洲。”

陈太太一摇身子，摔甩儿子的手。

裕进气馁：“好好好，我去，学不会不回家。”

陈太太凝视这个年轻人，真难以想象已经大学毕业长得足六英尺高，浓眉大眼，笑容可爱。唯一缺点，或者说优点也好，是太过会得享受生活，始终不觉得学业或事业是生活全部。

与他姐姐裕逵不同，裕逵一早进了名校，现正修硕士。

陈太太感喟说：“我小时候，父母习惯从来不碰触子女四肢，不像你们，动辄拥抱亲吻。”

裕进把脸贴到母亲身边：“那多可怜。”

“你们这一代确实不一样了。”

小小裕进最爱让抱，宛如昨日，三两岁的他一点儿小事就号啕痛哭，非要妈妈抱着哄不可。

有一首儿歌，他常常唱，叫“弹跳弹跳宝宝我，在妈

[1] 品塔贡尼亚冰川：又译为巴塔哥尼亚冰川（Patagonia Glacier），位于南美大陆南端，是世界第三大冰原。

妈膝上蹦跳”，岁月如流，今日已经成年。

他抓起篮球：“我去找袁松茂。”

袁松茂是他好同学，来自香港，毕了业，打算收拾行李返家。

裕进同他打听：“听说，香港的女孩子最骄傲。”

袁松茂笑：“最美，当然最冷。”

“也有人说，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标致了。”

袁松茂不以为然：“吃不到葡萄的人自然都那样酸溜溜：呵，花不再香月不再圆，还有，时势不再好。”

“依你看，怎么样？”

“仍然大有可为，回去，住我家，我带你到处逛。”

裕进说：“我对城市生活不太感兴趣，我一向喜欢大自然。”

“这个城市完全不一样。”

“你说得它好似一个女子。”

“保证你不会失望。”

袁松茂父亲在都会经营广告公司，十分有脑筋，兼做数码摄影，搞计算机特技，非常吃得开，虽然也受经济低潮影响，但安然无恙。

年轻人说走就走，手提行李一件，就上了飞机。

旁边坐两个混血女孩，袁松茂起劲攀谈，裕进则呼呼大睡。

醒过一两次，还未到，裕进诉苦：“最怕乘长途，唇焦舌燥。”

松茂答：“行政人员每月起码飞三五次。”

“我才不要穿西装挽着手提电脑跑天下做信差。”

“你这样疲懒想做什么？”

“租两亩地种草莓，闲时在果树荫下写诗。”

松茂没好气：“也许有入世未深崇尚浪漫的女孩会跟你去。”

裕进用外套遮着头再睡。

这次很快到了，睁两眼，见松茂正与混血女孩交换电话地址。

一出来就看见爷爷亲自来接他，抬着头，一脸盼望。

年轻的裕进鼻子发酸，不论学不学得到中文，都应当回来。

他一个箭步上去紧紧搂住祖父。

老先生眉开眼笑：“裕进你又长高了。”

裕进一眼看到祖父缺了一只门牙。

“爷爷，我陪你去镶好牙齿。”

“谁看见？算了。”

裕进怪心疼：“我看见。”

“好，好，好，”老人忽然起劲起来，“真的，万一要见孙媳妇，整齐一点儿。”

家里还雇着司机，把两个年轻人载回家。

袁松茂说：“别忘记联络。”挥手道别。

祖母正在搓麻将，特地放下牌来看裕进：“都是你妈，崇洋，把我儿子叫去了外国陪她，一年见不到一次。”

陈老太太比媳妇矜贵，外国生活到底清劳。

她转过头去同牌搭子说：“我才不去外国长住，左一句清人，右一句支那，受不了。”

裕进把祖母重新按在椅子上，替她摸一张牌：“一只鸟，有没有用？”

牌搭子都笑起来：“原来在做索子。”

裕进淋一个浴，喝了绿豆汤，取过中文报纸，试读新闻：“先夫……九十二……主内安息。”

祖父过来：“嘘，这是讣闻，叫你祖母听见了要骂你。

过来，帮我做模型。”

祖父有个特别嗜好，他喜欢在瓶子里装砌模型帆船，真考耐心，一坐整个下午，用小钳子伸入瓶颈逐件砌好。

裕进眼力好，手指够力，一下子做好一半。

祖父高兴得不得了。

牌局散后，祖母过来同他说话。

天气热，裕进瘫在藤榻上，看到祖母脚上有痱子粉，想起极幼时，祖母也替他扑粉，然后把他的胖手胖脚搂在怀中。

他仿佛看到小小的自己到处乱跑，用蜡笔在墙上涂画。

“这次好了，多住一会儿。”

真热，街上全是人，大厦每一个单位都有人搓牌，要不，拔直喉咙唱歌，真是个嘈吵的城市。

裕进在杂声中睡着。

第二天早上他上门去学中文。

老师是一位中年太太，姓邓，住郊外。

她的教学方法颇为特别，像古时书塾，琴棋书画一个人包办。

裕进不但要读书写字，还要练习画国画，并且欣赏戏

曲音乐，每天三小时很快过去。

下午也有一个女学生上门，十分留意陈裕进。一日，邓老师借故说：“丘永婷想知道你有没有女朋友。”

裕进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已经订婚。”

那个叫永婷的女孩子不错，略具气质，但是，裕进喜欢的女孩子不属那类型，一口拒绝。

他记性好，学得快，老师不教会话，专心传授诗词，裕进十分吸收。

正当老人家庆幸从未见过那样听话斯文的年轻人之际，魔鬼的引诱来了。

那已是晚上十时，裕进躺在床上看自然纪录片：一群啄木鸟将一棵大树啄成蜂窝，每个小洞内储藏一枚橡子，预备过冬。

裕进觉得可笑，看上去多像人类的银行保险箱。

电话忽然响起：“喂，出来玩。”

“什么？我都睡了。”

“神经病，快起来。”

“改天行吗？”

“今天是我二十二岁生日。”

“哟，失敬失敬。”

“快出来，十分钟后我来接你。”

裕进只得换上便衣，果然，袁松茂的吉普车立刻到了。

他大声叫：“男人的身体机能在我们这年纪已经开始衰退，来，快快悲情地庆祝。”

车里还有两个朋友，都像喝过一点儿酒，情绪高涨，大声说笑。裕进不由得说：“让我来开车。”

松茂也不客气：“你听我指挥，现在直驶，到了小路尽头，转右，再向前，拐左，上公路，看着市区指针……”

像人生路一样，见招拆招，见一步走一步，不知走向何处。

似他们，在小康之家出生，已是走在康庄大道上，只要不犯错，可以顺利、舒服地到达目的地。

有些人就没有那么幸运，生在荆棘堆，不知要如何挣扎才出得来。

“转进这个停车场。”

使裕进诧异的是，快深夜十一点了，车龙不绝，处处是夜游人，进酒吧门口还需轮候。

噫，不是说经济不景气吗？

终于进去了，听见一组爵士乐队正在演奏，气氛的确不错，站了片刻才等到空台子。

大家叫了啤酒，袁松茂已经开始与隔壁台子一个穿露背裙的女子挤眉弄眼。

裕进劝道：“不是同来的不要搭讪。”

松茂答：“那到这酒吧干什么。”

他同来的朋友已经找到对象坐到别处去了。

风气竟这样开放，裕进又一次意外，他还一直以为东方是东方，西方是西方。

与露背女同在一起的男生已经怒目相视，火药味十足。

他说了女友几句。

但是那冶艳女不听他的，索性对牢裕进他们笑。

袁松茂示意她过台子。

那一个晚上活该有事，那女子一站起来，就被男伴拉走。

袁松茂喊：“喂，你不可勉强这位小姐！”

电光石火间，他面孔已经挨了一记耳光。接着，那个女郎也挨了一下，顿时尖叫起来。

裕进叫：“住手，不得打人！”

那人伸手一拳，被裕进眼快隔开，袁松茂扑过来往那人腹部打去，那人退后几步，撞跌台子，场面混乱起来。

警察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掩至，效率高得叫人吃惊，全部有关人等都带到警局问话。

在街上，风一吹，大家都清醒了，默默无言。

警察说：“请出示身份证明文件。”

奇是奇在三个年轻人都拿护照。

袁松茂解释：“没事，玩得过分了，以后会收敛，对不起，劳驾了你们。”

警察板着脸：“真的没事？”

“真没事。”

“你们是朋友？”

“不打不相识，现在是了。”

警察又问：“在外国，也惯性这样争风？”

大家看向那个女郎，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。

灯红酒绿之下，觉得她销魂，在派出所无情的日光灯下，只见她憔悴的黑眼圈已经糊掉，头发枯燥焦黄，叫他们吓一大跳。

警察似笑非笑：“可看清楚了？”

派出所释放了他们四个人。

走到门口，那女子问：“谁送我回家？”

三个年轻男子像见鬼一般跳上出租车就走。

回到家，天已经蒙蒙亮。

祖父早起，在园子里练太极拳，看到孙儿，奇问：“一身汗，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“嘘，别叫祖母看见。”

“裕进，社会风气不好，你交友需分外小心。”

“是，知道。”

“去淋个浴，我带你去逛花市。”

裕进陪祖父去买花，他看到了许多亚热带土生花朵：茉莉、姜兰、梔子、金白，香气扑鼻，叫他迷惑。

小贩与老先生熟稔，攀谈起来：“是你孙子？这么英俊，又听话。”

“还在读书？呵，大学已毕业了。”

“好福气，很快就有曾孙。”

太阳升起，热浪来了，裕进背脊又开始凝着汗珠，回去，恐怕又得淋浴。

到家，插好花，袁松茂电话追至。

“别再找我，我们已经绝交。”

“昨夜真对不起。”

“真是损友。”

“刹那间什么事都会发生，幸亏无人带枪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。”

“你本来浮躁的性格在这流动的都会更加危险。”

“我今天正式上班。”袁松茂说。

裕进意外：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家父的广告公司。”

“呵，子承父业。”

“他叫我好好干，否则，公司传给姐姐、姐夫，叫我乞米。”

“哗，宁可信其有。”

“几时到我公司来看看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裕进说，“我俩已经绝交。”

他挂断电话。

除了学中文，裕进也没闲着，他陪祖母逛街购物，时髦的祖母极爱打扮，买的都是半跟鞋，裕进亲手服侍她试鞋，售货员都忍不住抿着嘴笑。